

## 打火机\*

nyacatnyanya

2022-10-29

我吃完饭的时候晃悠悠去超市，跟老板说要一盒红河和一个打火机，老板顿了一下，大概常抽烟的人不会买打火机，但也或许是我面上挂着的疲惫和我的打扮让他没有发问，他把烟和打火机递给我，我付了钱。

今天是阴天，稍微风有一些大，我走到宿舍楼的角落，抽出一根点燃。我上次抽烟是在十年前，十年前的红河五块钱一包，现在卖七块。我盯着袅袅升起的烟雾发呆，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味道，一些明灭的火星。

而后我感到一股憎恶，这种憎恶驱使我想把燃着的烟头摁在左手腕上，手腕的内侧肤色偏白，之前烫伤的疤痕像丑陋的眼睛一样凝视着我。我看着手里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507141539/https://paste.ubuntu.com/p/KCg3nTf7Ws/>

的烟又看着手腕，预想得到那后面会发生的事情——不过是又一次灼热疼痛，又一次的水泡裂开流出眼泪一般的组织液，又一次的发炎、溃烂、化脓，然后留下类似的反复的疤痕。

生活里的事大抵相似，没有谁与谁不同。

我拉了下外套的袖子把手腕上的疤痕盖上，然后深吸了一口烟，它的顶端迅速地燃烧留下一大截的烟灰，落在我面前的地面上。辛辣的，刺鼻呛人的味道，我丢掉剩下的烟头把它踩灭，然后捡起来扔进一边的垃圾桶。

不知道烟味会不会附着在我的外套上，这件外套感觉是至少四年前买的了，帽子上有可爱的软趴趴的棕色鹿角。我很喜欢这件外套，它的袖口的棉质蕾丝老化了，上次穿得急了被我不小心扯烂，后来我母亲帮我补了一块不知道哪来的丝质蕾丝上去，看起来有点假白，格格不入。

于是我又在外面漫无目的地逛了十五分钟，城

市的风吹过我的大衣，吹过我的头发。我想起我之前会帮我父亲买烟，又想起我是怎么劝他戒烟，想起他是怎么戒了后又复吸，想起很多很多和我有关的事情，又好像一件都和我没有关系。

我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看到宿管阿姨拿着打火机，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是有个同学过生日想点蜡烛，来找宿管借，宿管找了一会找到了，那女孩子却不见了。我看着阿姨们欢快地讨论这件事，看着她们寻找那个女孩子，有的打火机会点亮生日蛋糕上的蜡烛，有的打火机会点燃我手里的烟。

一个熄灭在愿望里，一个熄灭在泥土中。